

天寶狂飈

吳因易





天寶狂徒



天宝狂飙

吴因易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10.25印张 2插页 205千字

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8,000册 定价1.85元

吴 因 易 著

插 图 李 少 文

封面题字 朱 乃 正

装 幀 吕 敬 人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第一章

从开元二十六年冬十月，到今天，天宝四年的冬十月，憧憬终于变为了现实。望着府邸外的门戟，杨玉瑶矜持而又得意地笑了！

她的府邸处在宣阳坊正中。早在两年前，皇帝就下敕，命将作监亲率掌管木工的左校署，掌管土工的右校署，以及掌造舟车的中校署，雕刻石兽、制造陶器的甄官署众官，为当时的太真娘子的三位姐姐修造府邸。从那以后，这条曾因县治所在，因而屏绝喧嚣、庄严肃穆的街坊，逐渐变成了一条整日车水马龙、通宵弦歌不歇的繁华胜地。八月壬寅，在册封太真为贵妃、诰赐大姐玉玲为韩国夫人、三姐玉瑶为虢国夫人、八姐玉琇为秦国夫人后，金环朱门两侧，又按制施放仅逊于东宫威仪的十六门戟。这些陈设于兰锜戟架上的门戟，戟刃呈双叉形。刃下系着彩幡，幡上织绣的虎头图案，使令人却步的檠戟，更显得其势凌人。巍然并立的三府，已令坊之东南隅角的万年县衙相形见绌；再加上这副副檠戟，更将衙廓衬映得卑微不堪；好似倚附在巍峨壮观的慈恩寺阶旁的一个可怜巴巴的小神龛。

秋末冬初，三国夫人伴着皇帝銮舆、贵妃凤辇去往骊山，共赏新建成的“九龙御汤”，使那县衙又稍稍恢复了一点活气。

今日，“虢国夫人辎辇回府哪！”一声宣告，顿时，又使它黯然失色。万年县宰立刻亲率阍衙吏佐、人役，诚惶诚恐地拜伏在地，如迎神祇般迎来了由两百官中小儿在前奋挺开路、五百本府卫士擎钺在后护卫的虢国夫人的辎辇车。奏请离驾回府的虢国夫人，对这些迎拜在地的官吏人役，却视如路边草芥，毫无心思理睬。最近以来，在这位国夫人的心里，只念着一个人的名字，那就是杨钊。

这次辞驾还府，明里，是因中堂建成后，她又召令右校署官员挑选署中技艺高超的圻墁工匠，精饰四壁，墁铺花砖。动工之先，已由左藏国库官员与将作监、右校署官员核定工价为二百万。不料日前圻墁技工们却敦请虢国夫人回府验收，要求另赏财帛，奖其精湛技艺，因之回府验收议赏；其实呢，却是因本府总管在飞骑禀告圻墁技工们请求的同时，暗中报说：国舅杨钊奉召来京，已到本府了。一听这话，矜持高傲的杨玉璠，突然心里一阵狂跳，两颊泛起红晕。她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但仍不免声音发颤地吩咐总管，立即赶回府中，小心伺候国舅，她自己却以验收议赏一事奏辞君王，回到了府中。

“尔等众人听着！”虢国夫人由侍女们前呼后拥，进了本府正门。本府总管便在石阶上向护卫众人宣告道，“夫人谕尔众人，各归本部歇息，明日寅时于府门列队点卯，返还温汤！”

“谨遵夫人谕令！”

官中小儿、本府卫士齐声相应后，由本部长官率领着，离开了虢国夫人府邸。

“呵！……”虢国夫人进入大门，穿过鎏金喷彩的一正四偏五门牌楼，顺着可供六辆宽敞的辎辇车并行的花砖石道，经

过气派不凡、八柱矗立的盪顶式屋顶的前厅，踏上了铺着华贵的宣州红线毯的甬道，迈上中堂阶台，她正欲向随后跟来的总管询问国舅何处，突然她的目光被圻墁一新的中堂吸引过去了，禁不住惊叹出声。

原来，中堂是虢国夫人生活起居中最为重要的所在。她将在这里接受文武的拜谒、各邦来使的拜会、举行燕乐。因此，虽是国夫人的一座中堂，皇帝却敕令将作监按含元正殿的规范建造成庑殿型屋顶，施以径近一尺的青棍玄色陶瓦，镇以绿琉璃脊和绿釉琉璃鸱尾。这背北向南的辉煌堂宇，仅副阶外柱，便有二十六根。每根朱漆大柱高近三十尺，径逾两尺。被工匠们涂饰成彤红耀目的内柱、檐额、门窗、栏杆象一群浓饰艳装的贵妇似的，闪入虢国夫人的眼帘；接着，赭黄的斗和拱阙，以及辅以红亮之色的拱身，又象五彩斑斓的云霓，飘入她的视线；装饰在门钉、肘叶、栏杆上的鎏金图案，长廊上新悬起的朱缘、金钩、竹帘，更使她目不暇接，眼花缭乱。

然而，当她提着裙裾登上副阶时，她看到，堂门洞开，而堂内却未点灯。她正在诧异，突然，象万星坠于人寰，中堂的金檐银柱八折大屏山后，陡地涌出一片烛光，她这才看见，中堂内的地面上，跪着近二百名圻墁工匠；他们的身后，是本府侍女、奴仆，提灯擎烛，恭敬地俯首相迎。工匠们一齐恭揖双手叩拜道：“将作监、右校署圻墁工匠，恭迎夫人检视！”

虢国夫人惊奇地发现，中堂的四壁、地面清晰地显现出工匠们的身影。她从四壁、地面，也看到了她本人那华贵雍容、妩媚娇娜的形象！虢国夫人用掩饰不了、也无须掩饰的惊喜、赞赏的目光望着这一批巧夺天工的圻墁匠人。久之，她才省悟过来，命立于身侧的总管：“赐赏瑞锦宫绫五百段！”

“是！”

总管应声而去。魏国夫人这才由近侍簇拥着，走向金银屏山前的锦榻上落座。工匠们纷纷叩头立起，悄声立于中堂左侧廊。

总管领着一队奴仆，抬着五百段瑞锦官绫来到中堂，走到工匠们身边，对那年近五十、精神十分健旺的圪塄工匠长道：“快领众人前来领赏，谢夫人厚赐之恩吧！”

谁知，面对花软烟轻、无比名贵的御制锦绫，工匠长和众工匠却看也不看，睬也不睬；总管以为他们被夫人慷慨的赏赐惊呆了，正欲提醒他们，善窥人情的魏国夫人却隐隐察觉出什么来了，一招手，唤过工匠长来，问道：“尔等还有何请求么？”

“回禀夫人，”那工匠长一膝跪地，神情虽恭、口吻却也毫不谦和地提出一桩令魏国夫人和侍从大为惊奇的请求来，“我等特求夫人允我等将蚂蚁五百双、蜥蜴五百双暂留府中！”

“尔，这是何意？”

“我等请夫人命人将蚂蚁、蜥蜴放于堂中。半月后再令人查点，如短少一个，我等连夫人所赐的二百万工钱，也一并送回，不敢受领！”

“呵？哈哈哈哈哈！”魏国夫人这才明白过来。她再度望了望那精工圪塄的堂壁、地面，颌首微笑道，“也不怪尔等强求厚赏！来人呀！”

“在。”总管忙跪到坐榻边，垂手待谕。

“追赏工价二百万！”

“谢夫人厚赏！”

工匠长这才领着众人跪谢了魏国夫人，跟着总管去库房领受赏银去了。

“禀夫人，”总管回到中堂来时，近乎耳语般禀道，“已遵谕将暖阁备好了。国舅正在后堂等候夫人召见。”

“唔。”虢国夫人闻禀，脸上极力做出淡然的模样，以掩饰心境的激动不宁。但她不知不觉间，已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。她轻轻嘘了一口气，总算稳住了心绪，令道，“请国舅稍待片刻。暖阁只留近侍婢女伺候！”

“近侍婢女送夫人去暖阁！”总管忙向榻后四名近侍婢女传达了虢国夫人的口谕。其余奴仆，列队于通往暖阁的右后壁门，俯首垂袖，恭送着虢国夫人。

暖阁在中堂与后堂之间的右侧，座落于千株红梅之中，背西面东。这儿，两年前原本是三品朝臣韦嗣立的府宅。虢国夫人喜其地势向阳，在动工修造新府时，亲帅工徒闯入韦宅，在韦嗣立主仆愕然惶骇的注视下，掀墙推柱，撤去旧屋，造为本府暖阁。事后，仅授韦氏以他坊十亩芜隙之地而已！此事，把当时尚未故去、已卧病榻的裴郎吓得目瞪口呆，深怕韦氏告到圣人面前，招来大祸。谁知这三品大员在惊骇之余，得知裴府只是征址造阁、别无他意后，阖府上下无不欢腾雀跃——原先他们以为是裴府奉敕封查本府呢！韦嗣立喜滋滋地领着妻子、仆从们赶紧搬迁他坊，为裴府让了宅址……

风闻裴夫人修造暖阁，御苑总监即令役工将禁苑梅花千株连夜移栽阁园内。并亲督工匠，在不足半月的时间内，运来奇形怪状的太湖波底的万古幽石，青州独有的神韵不凡的松柏，倚梅丛、傍阁宇，垒成状如西蜀名山峨媚的假山。别具匠心的左、右校署的工匠，将暖阁修成蜀中奇楼——锦官楼的状态。阁高三层，其密檐用叠涩砖砌成，外轮廓成抛物线状，在

梅丛、假山的衬托下，显得挺拔秀丽。每当红梅怒放之时，暖阁好似浮在一片红云之上的神仙亭；而一经雪花覆盖，它又化为淡淡红波中的琼楼玉宇，将这富贵府院，点缀得出神入化。

这时，暖阁的三层飞檐上，缀满五色绢灯。而阁内的煌煌灯烛之光，又透过茜纱窗帘，泄漏阁外。四名装饰浓艳的近侍婢女，肘悬雕镂着浮花图纹的灯杆，杆端金钩下，垂着彩绦银箍风雨灯，照引着虢国夫人进入葛藤攀缠的新月形阁园园门。园中梅枝，叶已尽，花未含苞。但那虬虬盘旋的枝干，却被朦胧月色衬得生机勃勃，意趣盎然。

虢国夫人穿过梅枝环绕的石径，踏上阁阶，侍婢们已为她打起织锦门帘。一股含着幽幽兰香的热气，扑面而来。她那一直强自按捺的心房陡地颤动起来。刚一入阁，她便娇喘吁吁地令道：“请国舅前来相见！”

一个侍婢应声挑灯而去。其余侍婢赶紧为主人褪裙卸帔，换上夜装。

杨钊在侍婢的导引下，屏息敛气地进入了暖阁阁园。

从他接到晋京敕书之日起，他便对久违了的堂妹们的今日状况，作过尽其可能的揣测和预料；沿途又从官民口中得知了太真得宠、三姊并满门皆荣的种种情形。但这一切，在他进入西京、面对宣阳坊的虢国夫人府邸那一瞬间，全变得那么微不足道，可怜而又可笑。入府之后，近两天过去了。随着对府中情况的了解，他并未从初来乍到时受到的巨大震动、刺激中清醒过来，惶恐之情反而与时俱增。从开元二十三年一别、十一年来，他日夜思念着堂妹杨玉瑶。如今梦境变为现实了，可他却变得胆怯了。方才，他闻知夫人车驾已归，按捺不住地躲

于屏山后暗窥夫人。上千的护卫人马，使他瞠目结舌；而夫人与圻埭工匠的一番纠葛，更令他神移魂荡。他恍恍惚惚、蹒跚返回后堂侧院寝房，一头坐在榻上，两眼发直。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“国舅，夫人相请！”

门前传来一声呼唤，数月来他多次听到这一称呼：“国舅”，但他仍然时常反应不过来。

他随着侍女上了路，恍惚间，他不知是怎么走完石径，迈上了阁阶。只觉得眼前一片明亮，含着幽香的热浪冲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隐隐听见有人在说着什么：

“夫人请……国舅……榻前……相见……”他感到汗如雨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紧接着，有人扶着他，迈入房内。

“钊~~~~哥！”

一声熟悉的莺啼鹂啭般的呼唤，唤醒了尚在迷惘的杨钊，使他终于看清了眼前的一切。啊！是她！是她！……

她，斜依锦榻，在熠熠灯光下，向他投来如火如荼的热切而娇媚的目光。惨紫榻屏，剪衬出她那愈见丰盈的体态；高大俏丽的发髻上，插着从温汤花苑中摘回的红如火焰的榴花。花前，玉簪步摇，珍珠流苏，随着胸部的起伏而不停地轻轻摇晃。髻发短鬢，漆黑油亮而又茸茸然地分披在她那丰满的玉雕般的额前和耳边，使她仍显得青春娇艳。她那圆润的面庞，泛起了团团红晕，而那小巧的朱唇，欲言而又忍，唇角微微颤动。阁内燃着瑞炭，暖洋洋犹如孟春时节，只见她披着紫色罩衫，那丰满的前胸和圆润的玉臂，从那薄纱罩衫中隐隐透出。绣有牡丹花样的朱色长罗裙，用一条白花宽带，紧束在酥胸之下。一条朱膘色霞帔，从肩后绕过两臂，止于前胸两侧。而那

紫绿色的丝绸衬裙，却拖曳到锦榻沿边、鲜艳华贵的红线地毯之上。此时，当她看见那身材魁伟的堂兄也向她投来充满激情的目光时，她嫣然一笑，突然向榻里侧过身去……

“瑶……妹！”这一笑，澎湃汹涌的潮水随着闸门打开冲了出来，他嘶哑地呼喊，意荡神驰地奔向锦榻前……

当阁廊里的侍婢奉命送来茶汤时，虢国夫人已坐于榻前，褪去了霞帔。而国舅杨钊在锦榻右侧的坐席上坐着，却显得困乏不堪。侍婢在他们各自的面前刚设的食榻上放好金盃玉碟，便悄然退出了东阁。

“好个僂薄儿，真没有出息呀！”正要端盏啜茗的虢国夫人，见杨钊在婢女退出帘幕后，竟呵欠频频，不禁嗔道：“还不好好打起精神，再有一个时辰，便要上马了！”

“上马？”杨钊一愣，“上哪里去呢？”

“你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且问你，从何而来？”

“这？从蜀中而来呀！”

“因何而来呀？”

“不是瑶妹你奏请圣上……”

“呸！”虢国夫人啐了一口，故意沉着脸道，“到底因何而来呀？”

杨钊一下明白过来，答说：“我是奉敕晋京见驾呵！”

“你呀……唉！”虢国夫人摇摇头，“既是如此，自然是上马去温汤见驾呀！”

杨钊一听“见驾”二字，猛地睡意全消，他那疲乏的心，突然亢奋地突突急跳起来。他忧心忡忡地问道：“真的……要……见皇上？”

这种心情，虢国夫人是理解的。她带着慰勉的神情，放开金盞，柔声道：“自然是真！你，不必心意不宁……”

“可……”杨钊却一下子从坐席上立起身来，似乎更加紧张起来。

“当年，我与贵妃，还有大姊、八妹，也是这样……”虢国夫人笑着宽慰杨钊，“你看今日我杨氏满门的气派！而今，你和我们当年初次见驾大为不同！”

“有何不同？”

“那时，只有我和当时的太真娘子；明日见驾，……”

“有贵妃，还有你们……三国夫人！”杨钊明白了虢国夫人的意思，增添了几许勇气，微笑地补充着夫人未竟之语，“今上恩宠无比的贵妃，和势倾朝野的三国夫人！”

虢国夫人笑了。她重新端起金盞，细细品着香茗。

“我杨钊，还何惧之有呢？哈哈哈哈哈！”杨钊开怀大笑起来，在虢国夫人眼中，他又恢复了敏捷机灵的神态。杨钊也端起眼下食榻上的金盞来，猛饮半盞，然后靠近虢国夫人锦榻道，“瑶妹，你听说过那么一句话么？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我一路走来，一路都听人唱着……”

“呵！我知道了。”

“是呀！京师的街坊上，也有人唱呢……‘生男勿喜女勿悲，君今看女作门楣’！贵妃娘娘真是撑起我杨家门户的玉础金柱呵！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杨钊忽然深有所感地对虢国夫人道，“吾本寒族，在蜀中之人，仰富户周济，方得度日！不料一旦举族入京，处华堂，着锦衣，食玉食。晚间，睹妹赏赐无度，真令我惊诧至极呵！……”

“哟！那算什么呀！”见杨钊感慨不已，虢国夫人差点将一口香茗喷出朱唇。她打断杨钊说道，“现在南内的贵妃院里，仅供贵妃驱使的织工绣工，便逾七百，其中有名闻海外的织锦巧儿四百余人，比朝廷织染署的绫锦坊的巧儿，还多五、六十人……”

杨钊听了，张着嘴，吐不出半个字来。

“别说贵妃娘娘啦！”虢国夫人不以为奇地说道，“只说那位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吧，还有广陵长史叫什么……王翼的，这两人，不过在今年八月册封贵妃时，所献的器服珍玩，颇中贵妃之意，三郎便加张九章三品、调王翼回朝擢升为户部侍郎……”

“呵……”

“这算得了什么，今上为赏右相李林甫奏请他亲注孝经、倡孝悌于天下之功，还将本年天下进贡物品，尽赏了右相！我那区区二百万钱的赏赐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杨钊听着一桩桩闻所未闻的“赏赐”之事，真是傻了眼！忽然，他似乎想到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来，“哦”了一声，急得一跺脚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见问，杨钊回过头去，不无悲哀地说道：“离蜀之时，章仇兼琼、鲜于仲通二公，特为我备精美蜀货，以作晋谒之阶……”

“这又怎样呢？”

“唉！当时我见诸货可值万缗，真是大喜过望呵！此时听妹讲来……区区万缗，今上他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富有四海的天子，自然不会把你万缗之贡，放在他的眼中呵！……”虢国夫人明白过来，大笑不已地揶揄

道。好不容易，她才忍住笑，一边用手抿着耳旁鬓发，一边对杨钊眸光闪闪地道，“你自然不能以此为进身之阶”。

“呵？”

“只要在三郎近前，微示才智，贵妃和我姊妹，定保你身着紫袍、位列三公！”

“才……智？”谁知杨钊一听，反而显得更加沮丧，“别人不知，瑶妹你总该知晓：我有什么才智，能显示于君前呢？……不瞒你说，自你们晋京以后，数年以来，除靠鲜于公周济而外，我是在靠……”

“靠什么？”

杨钊一横心，强忍羞愧，方才说出口来：“我是靠在赌庄专掌樗蒲文簿，替赌徒钩校赌利，勉强度日呵……”

樗蒲，是从汉魏迄今，盛行于世的赌博之戏。博具中有代表卢、雉、犊、白和其他图形的若干子，有代表马的博具，还有称为五木的擲子。

行赌时，参预赌博的人，每人执“马”子六颗。依秩掷五木得彩。掷得彩点最多者，可分别得“卢”、“雉”、“犊”、“白”四种“贵彩”。得贵彩者，可连掷、打马、过关。六马过完在先，则为赢家。掷得彩点少者，按点得贵彩之外的六种“杂彩”子，自然不能连掷、打马、过关。

这种赌博，人数往往在十数人以上。因此每庄就要设专人掌握赌博的记录册，一局完毕，便由这人依照记录册公布赌钱输赢的名次、账目。所谓“钩校”，便是指的计算、分配赌账诸事。而赢家便在所得赌钱中，按赌场规矩抽出一点钱来，付给这位“记账”之人。

杨钊在少年时代，在家乡弘农郡就因不学无行，被族人、

乡党不齿，赶出故土，他才去蜀中寻靠两位叔父的。近年来，他因境况窘迫，连在赌场作个赌棍也无资格，只好作这“赌棍毛儿”混日子，难怪他一听虢国夫人提到“才智”二字，就大为沮丧。

然而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虢国夫人听他近年专管赌账一事，竟兴奋地从锦榻上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近年来，你真的在专掌樗蒲文簿呀？”

“唉！……不得已啊！”

“那，你钩校精密么？”

“在赌棍手中讨饭，能大意粗心么？”

“哟！”虢国夫人轻拍玉掌，快活地叫着，道，“妙呵！你有此才干，何愁三郎不倚重于你呀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才……干？什么才干呀？”杨钊被虢国夫人笑得狐疑起来。

“三郎近年最喜‘樗蒲’。他正在叹息身旁缺少一个精明能干的‘度支郎’呢！有了你，那千万缗赌资，一定会钩校得一清二楚、明明白白的！哟！真妙呀……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今上也好樗蒲？……”杨钊这时才明白虢国夫人为什么如此开心。但一时间，他又无法把万乘之尊的天子，和那些樗蒲赌具联系到一起。短短几个时辰，他耳闻目睹的桩桩宫中之事，已令他不时拍案称奇，此刻，他惊诧之余渐渐沉思起来。

“启奏大家、贵妃，安大夫前来恭迎龙舆凤辇！”

虢国夫人辞驾离开骊山不久，高力士来到九龙御汤北岸的圣智堂，向刚好晨妆完毕的皇帝李隆基、贵妃杨玉环奏告说。

“这样说来，”皇帝将贵妃的一绺青丝理出桃红霞帔外，一面侧过脸来，笑问力士，“‘莲花汤’业已竣工了？”

原来这次安禄山奉敕晋京，参加皇帝六十千秋万寿节和册封贵妃的盛典时，竟动用半万兵丁、民工，押送一套特殊贡物，奏献皇帝、贵妃。八月五日，皇帝千秋节的当天上午，安禄山将这一套贡献摘去木封，献呈于南内花萼相辉楼下。皇帝和贵妃这才看到，呈放于鎏金黄杠之上的，竟是用范阳所产的上等汉白玉精心雕琢而成的鱼龙、鳧雁、花草、虫鸟、雕梁刻栏等温汤饰物。其中，尤以那一枝并头玉石莲花为上品。茸茸莲茎，浓绿莲叶，皆用天然稀世绿玉，拼镶而成。远远望去，叶茎似不胜风力，微摇轻颤，令人怜爱；而茎叶之上的两朵并蒂红莲，雕琢之技，更令人称绝：晶莹红瓣，似带露方绽，花中黄蕊，似含娇沁香！就在皇帝、贵妃、文武百官叹为观止之时，安禄山又指着并蒂玉莲奏道：“此花之蕊，与茎心贯通一脉，茎植水源中，蕊心便可喷射茫茫水雾；……臣请降敕，由臣督工，在骊山九龙御汤旁，新建‘莲花汤’，以供陛下、贵妃沐浴！”

“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皇帝听罢，微微一笑，花萼楼前，已响起雷鸣般的欢呼之声……

“昨日已试过玉莲喷水一节了，”力士笑着回答皇帝，“安大夫所贡饰物，经水波浮衬，那神奇之状，令奴婢也大开眼界呢！”

“快宣他来，快宣他来呀！”贵妃一听，兴冲冲地催促高力士。高力士又笑着朝皇帝望了一望，见皇帝拈须微微一颌首，这才退出圣智堂，在堂外宣呼起来：“敕宣安大夫见驾呀！”

“这禄儿，”听着宣呼声，皇帝将贵妃扶在堂南的御榻上坐